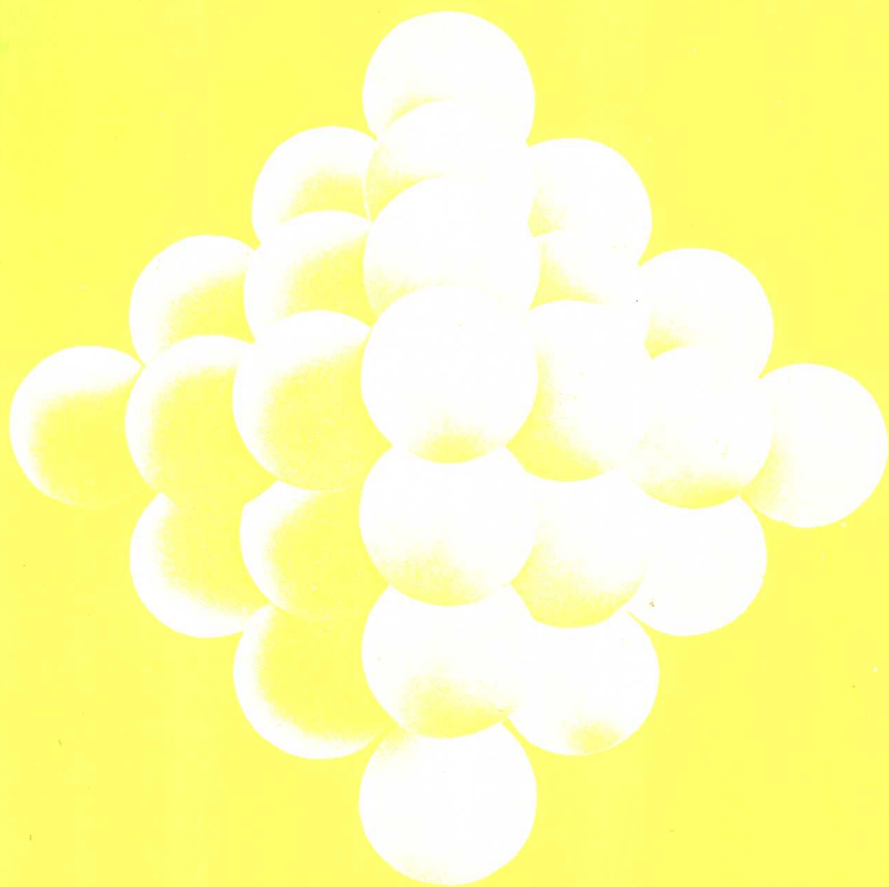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# 魏希文自選集

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77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 選 白 文 希 魏

行 印 司 公 業 事 化 文 明 黎

魏希文自選集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77

著者：魏希文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中興印刷廠

地址：臺北市雅江街26號
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

門市部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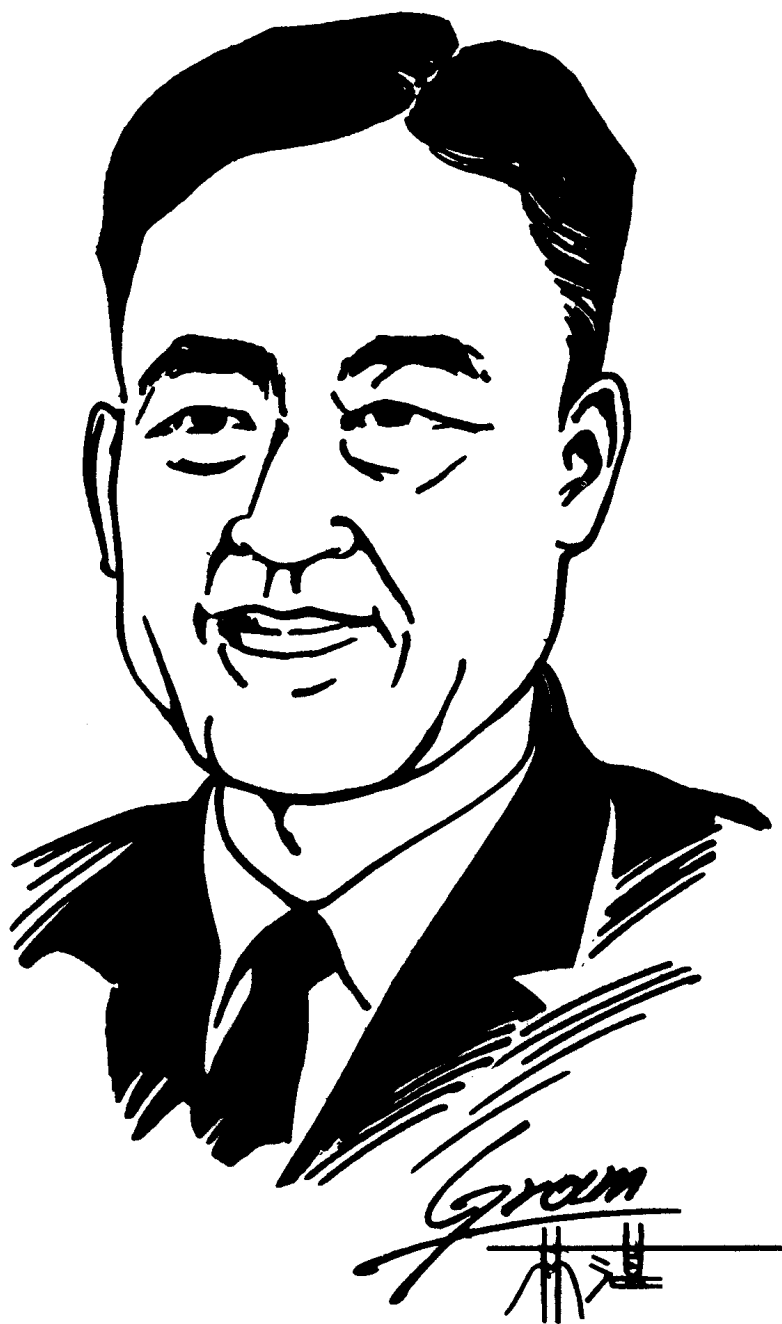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：精裝一二〇元

平裝九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初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





④作者隨同作家訪問團訪問金門前線。

⑤作者與文友攝于日月潭。



②作者五十四年遊日，攝于箱根山下海邊。  
③作者與中國文藝協會同仁，歡宴林語堂與王世杰先生時攝。

(一)

農曆新年一過，那幾天的寒流擾著也過去了。在暖暖的陽光下，彷彿就是春天，甚至還像夏天。可是不到半天功夫，不知什麼時候天色灰黯下來，擾著雨也落了，彷彿又回復到冬天的景像。

然而畢竟是春天，陽光照在身上，直感到一股蓬蓬勃勃的熱力透到心裡，就像這街上熱帶的棕櫚樹，這長巷裡住戶人家的榕樹、相思樹、合歡樹；綠黯黯的一團團的枝葉在陽光裡搖曳，在人的心裡感到格外的新鮮和明朗。

方致重的太太，從大街的菜場裡買了不少菜回來，那是

## 小傳

魏希文湖北省通城縣人，七七抗戰前都用筆名，過去的作品都已隨生活的流動不定，未能保存。

我童年的時候很寂寞，既無兄弟姊妹攜手遊戲之樂，復少童友相處共聚之歡。我童年時代落落寡歡。七歲啓蒙讀私塾，九歲時把我父親所藏的古典小說，全胡亂的翻讀過，但我不喜歡閱讀紅樓夢、西廂記等。十歲插入小學四年級，有位同學的哥哥姐姐都在上海讀大學，經常寄文學研究會，創造社出版的文藝書籍給他看，於是他都借給我看，使我發現了這才是真實的人生世界，令我完全沉醉在那文學的世界裏。

後來讀中學，遇到一位同學，他也是一位文學的愛好者，他的藏書很多，由他的介紹我文學



書目，並且借我十九世紀舊俄時代許多作品，同時我也讀了不少翻譯日本和英、法、美、德作家的作品。我在校刊上寫了一篇長達六千字的小說「被幸福摒棄的人」。同時我也寫新詩，我的處女詩是一首題名「雪夜」。在我十七歲時我在南昌新聞日報寫了四萬字的中篇小說「杏姑」，這是第一次得到稿費拾元的作品，和一本孫俚工編的文藝辭典，這時我有做作家的野心，我知道要做作家唯一的一條路，那就是到上海去住亭子間。

終於在十八年秋，也正是我十八歲的時候，這時正是左翼作家把持上海文壇的時候，我有一位朋友李贊華他同朱應鵬范爭波先生等搞民族文學運動，那時他在上海晚報負責編務。這報的主持人就是范爭波先生，他要我寫稿，一個月下來只寫了十塊錢左右，我說這樣不夠維持生活，他給我的回答是窮朋友太多，大家要分一點啦！

我自然無話可說。過了一些時的一個晚上，在他家裏他對我說：給他們印報的那家印刷所需要校對，他徵求我的同意，我呆了一陣，只有點頭同意，就這樣過了三個月的校對生涯。

十九年春末夏初，我寫稿的那份循環周刊主持人趙允安先生，承他好意介紹我給錢承緒先生，紀錄整理工業論文，那時錢先生是上海工業聯合會秘書長，每星期日上午八時到他家裏由他口述，在他家吃午餐後，我帶回家整理。到下週星期日上午交給他，並且繼續紀錄他的口述，大概兩個星期到三個星期完成一篇。這工作對我說很輕鬆，也很簡單；他每月送我三十元，我再為

循環週刊寫些稿的收入，却過得蠻舒適的。至於整理好的工業論文，錢先生如何處理，我沒有問過，也從沒有看過，就這樣給他工作，一直到二十一年二月間離開，那是因為上海一二八事變，父母不斷來信並打電報來催我回去。

在上海兩年多流浪生活，精神倒覺得很愉快，我在金神父路底新新里租了一間亭子間，那裏是學生和工人區，新新里對面是鄭毓秀辦的法學院，過去一點的打浦橋是新華藝專，附近飯舖有好幾家，飯票是一元七張還有八張的，我一日兩餐都在那裏解決。新新里住的人很多是附近工廠的工人和兩處大學的學生，也有住在亭子間賣稿的文人，和我同住一幢房子的賀玉波，他住的是一間前樓，那時他主要是給北新書局寫兒童故事叢書，一萬字一本稿費三十元，大概一日寫兩三本，他有家眷生活好像過得不好，北新書局負責編務的趙景深，這個人很和善，對賀玉波算是很幫忙的。

我兩年多的上海生活，去得最多的是法國公園，我從家裏走去也不算遠，坐在那樹蔭花棚下，或者大池邊看書最好，看累了就靠在椅上閉目養神一陣，有時竟悠然的睡着，猛然一下驚醒後，發現我的書掉在地下了。

其次我跑得最多的是四馬路望平街一帶，書店都集中在那裏，我從最後商務書局看起一直看到北新世界，有時看到現代書局時，就順便到樓上看看李贊華，有次他表示他很忙，以後我到現

代書局只在樓下翻閱書不上樓去看他，從此我少同他來往，他這人對老友實在太勢利了。

離開上海後，在家裏住了半年，父親要我補習英文投考郵局，而我不感興趣，我在同年八月下旬跑到南京，那是一位朋友寫信叫我去考軍校政訓研究班，我是很倖倖的考取了。南京入校先後八個月，二十二年四月初離班後，共有二十人分發到湖北孝感縣辦實驗縣，但三個月便結束了。於是我去華北，那時正是長城抗日戰爭之際，我們同學幾百人以華北宣傳總隊的名義，參加長城抗日工作。我到北平已是塘沽協定之後，我初派在老實話旬刊社，工作只是每十天寫一篇連續長篇小說題名為「殘了的春天」寫學生生活。以後又寫「紅豆與青梅」為書信題材小說。可是那樣清閒的工作感到萬分的無聊，於是找到張我軍那裏學日文，可是仍有太多的時間無法消磨，三個月後北方日報找我編副刊，這是一份當時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政訓處辦的報紙，報社在前門外西河沿，社址原是一家銀行的行址，是一座三層樓的西式樓房、排字房、印刷機都在樓下，樓上第二層編輯部、會客室等，三樓一部為總編輯，要聞版編輯的臥室以及資料室等。經理室、社長室、發行部都在樓下的門市部，職員都住在對面一家歇業的迎賓旅館，它等於就是北方日報的宿舍，我也住在裏面，那是靠街面樓上兩間，一間為臥室，一間為會客室，凡到報社找我的客人，都由工友帶到宿舍來見我，一日三餐也是由報社工友送來樓上吃。

我接編副刊以後，取名為長城副刊，請友人繪了幾張刊頭輪流使用，並出版幾種週刊，那是

中國大學王西彥的文藝週刊，平大醫學院蔡謙編的醫藥週刊，華北學院楊若薇編的婦女與家庭週刊，鐵道學院王明依編的戲劇與電影週刊等。因之那時副刊搞得熱鬧，週刊每月稿費交由主編人處理。長城副刊稿源不缺，除北平學生投稿以外，北平附近幾個縣的師範學校學生都有稿投來，我自己經常寫點短篇，如果我到什麼地方去玩，便寫些遊記刊登。

到二十四年六月因華北事件，中央機關一律匆匆撤離北平，但我兩年來在北方日報的編副刊生涯，至今記憶猶新，那時每天起床後便坐在桌前寫稿編稿，一直工作到十二時報社工友送來午飯，可是妻一早去華北學院上課，午餐大都是我一個人吃，餐後便是我出去的時候，走出西河沿即是前門大街，搭上一路電車，直到中山公園門前下車，跨過馬路便進入園內，如有朋友的約會，大都在園內的來今雨軒、長美軒，或者是花壇下的坐椅上，如果沒有空的座位，則在花壇前後左右徘徊以待朋友的來臨。有時同妻約好，她下午課後到公園找我，除上述三處外，再一處便是兒童遊樂場的長廊邊。

在北平的那兩年，如西山、十三陵、頤和園、故宮、什刹海等地，我都去過，而去得最多的則是中山公園、北海、天橋、東安市場、西單市場和各地廟會等。

想不到二十四年七月離北平後，以後便沒有機會再去了，八月間我由武漢同北方日報兩位同事到上海辦中國學生週刊。十月出刊。二十五年夏因沒有經費維持下去，一位去日本讀書，一位

去西安政訓處西北分處，我因辦刊物有濃厚的興趣，不想去西安，請求每月補助三百元，縮小範圍，從環龍路上海別墅搬到福熙路好像是福熙邸？社同家分成兩處，不大方便，不久又搬回法租界，在呂斑路蒲坊找了一幢房子，樓下爲客廳，二樓爲編輯部，我住三樓。亭子間爲存放舊雜誌處，二樓亭子間則爲顧姓職員臥室，自己不開伙食，吃包飯，我們三個人一個月只要二十多元，吃開水走出衙口不多遠，便有老虎灶非常方便。

我把刊物內容也改變了，著重學生生活動態報導，全國各大學都聘請通訊員，此外內容方面有學人自述欄，大學論，本欄有系統的介紹各大學，而爲招考大學青年的參考，一週時事評述、學生文藝、學生生活漫畫，本欄請名漫畫家魯少飛主持，每期二頁，及學府通訊等欄，每期一萬份，南洋各地與香港等地均有發行，本刊頗爲中、大學生所愛好。

到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，中國學生週刊仍繼續出版，我沒有離開上海停刊的打算，買了幾袋麵粉和不少罐頭食品，可是到了八月底，有關方面（那時是由復興社補助三百元）要我從速離開上海，否則以後無法補助了。等我想走時已經沒有火車去南京，我同妻在九月中旬搭朋友便車經杭州，妻在龍游下車回她娘家暫住，我則由南昌轉九江乘江輪到南京。當我匆匆離開上海的時候，不但中國學生週刊未帶一本，即我與妻除必需現在要穿的衣物帶走以外，餘均留在社裏，我交印刷所付印的「市居」散文小說集，由畫家梁白波畫的封面，她畫的是深夜長巷中，一隻貓縱

縮在冷寂的街燈下，一種肅殺的淒涼的美感，令我深爲喜愛，可是未能見到印好的「市居」，連稿樣也未能帶走一份，便這樣離開上海。

雖然對留在社中的職員顧蔭萍有詳細的交待，並留有可維持幾個月生活的錢和麵粉等食物，囑他在不能維持的時候，將一部份房子出租，可是我因行動不定，無法同他通訊，後來上海成爲孤島，我就沒有想到上海的社址等事。

八年抗戰，我投筆從戎，沒有寫過一篇文藝性的稿，抗戰八年中，首先二十六年十一月隨平津流亡學生訓練班帶領學生，由南京乘京蕪火車到蕪湖，在蕪湖小停數日後，男女學生數百人徒步行軍當塗、南陵、至德、秋浦等地，才到江西景德鎮留了半個月待命。二十七年元月一日到南昌，二月初旬到湖南長沙，旋即到衡山集訓，四月到衡陽做農村服務，一個月後，學生們除部份考各軍事學校及戴笠將軍所辦的特訓班外，全班學員開往第三戰區做民衆組訓等工作，我因携家帶眷之累，未能隨同前往，乃轉任中央軍校長沙分校工作，長沙大火前遷湘西瀘溪縣，二十八年該校有改制爲省訓練團之說，四月間我辭去職務，一家大小六口由瀘溪經川湘公路到重慶，適重慶遭大轟炸，不久到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工作，任第一廳上校股長，三十年調輜重兵學校政治部主任，該校在貴州省龍里縣，因一家大小旅費不够，乃向第一廳借得二百元，始得全家同行。

三十二年又調回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任科長，後又改任人事處科長，直至三十四年九月抗日

勝利，三十五年遷都南京。抗戰八年中都在從事軍隊政訓工作，未寫過一篇文藝稿。勝利後打算致力文化事業，又未能如願。在港雖寫稿爲生。須寫的不少，但以草草執筆之作留存不多。來臺後始獲全心在文學寫作上致力，一面參加中國文藝協會，青年寫作協會，隨着不久，我又當選爲常務理事，這兩個團體做了不少文藝活動，比如到金門作軍中訪問以及各項農村訪問，太平山林場訪問、臺糖農場訪問，並到各地各學校舉辦寫作座談會等等，這許多活動，都辦得有聲有色。我因爲有常務理事職責，每月至少兩次左右的理監事會。我自己又主持一個刊物，所以經常很忙，寫作的時間受到很大的影響，有些稿子都是朋友約稿逼迫下寫出來的。

到臺快三十年了，長篇小說有，我永遠存在、春曉、高連長、私逃、妾似朝陽，中篇有，歸來、海天之歌。短篇有愛恨之間、十年，及已發表而尚未結集出版的短篇小說。一冊，散文集一冊，以上各書均在五十六年前出版。

五十六年二月突發腦溢血症，即住臺大醫院治療，最初十天用氧氣維持，右手右脚不能動彈，十天後才能說不清楚簡單言語。一個月後始能坐輪椅到復健部做復健運動，四個月後出院，右手仍舉得不高，手指仍不能動，右脚只能移動，最初三、四年中，常去臺大醫院復健部做運動，醫生說手是不能恢復，腳可勉強扶杖而行。

自五十六年病後，辭去中國文藝協會常務理事，適青年寫作協會給老輩的退休，民間知識半

月刊也交給社中同事。這幾年練習左手寫作，陸續的寫了些散文，如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夏在北平寫作編輯生活的回憶共七萬字，完成八年抗戰的回憶，共十二萬字，已發表四萬字。今後有生之年，希望能多讀些我喜愛的書，如精力許可，經常寫點我想的文稿，也是我所願望的事情。

民國六十九年八月於永和



|       |        |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----|------|----|
| 友情的紀錄 | 第一輯 散文 | 生活照片 | 素描 |
| 郊居    | 雨天     | 手跡   | 小傳 |
| 人生與屋  |        |      |    |
| 一三    | 九      | 五    | 一  |